

徐松成 著

Jin hua

金
库文家作华



zhuo jia wen ku

徐松成小说集

大众文艺出版社

徐松成小说集

徐松成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华作家文库/王槐荣 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8

ISBN 7-80171-488-1

I. 金…

II. 王…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金华市-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金华市-当代

③诗歌-作品集-金华市-当代

IV. I21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8485 号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10000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金华市科教彩印厂

版 次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8 月金华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

字 数 2305 千字

插 面 20

书 号 ISBN 7-80171-488-1/I·331

定 价 198.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徐松成，笔名徐进，生于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兰溪市，与〔清〕大戏剧家李渔同乡。毕业于浙江省艺术学校、修读于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金华市作家协会会员，创作大型剧本《春蚕》、《扶贫办主任》、《壶山春雷》、《好人王老五》和《徐松成小说集》等。现任职武义县文化旅游局。

现代汉字形声字辨析·····

叶绍虞

著

江南水彩·····

邹伟平

著

南国的夜·····

张本高

著

泉鸣集·····

施树民

著

年华似水·····

舒启华

著

徐松成小说集·····

徐松成

著

龙人之吟·····

贾亦俭

著

歌·····

唐勇

著

井底蛙文·····

朱亦秋

著

飞鸟掠影·····

章关健

著

序

戚天法

徐松成先生俯拾政务之余的“边角料”，潜心于戏剧、小说等文学艺术的全方位创作，硕果累累，可敬可佩。今又有新作《徐松成小说集》问世，令我感慨系之。为其集子写序，惶恐多于兴奋。

金华与宁波相隔千里之遥，我和徐松成先生有缘相识，乃是在省剧本创作会上，后再聚于第三届全国戏剧文学研讨会期间。那时，国内的剧作家们云集宁波，研讨现代戏剧理论，交流创作经验，为文友的结识搭建了极好平台。徐松成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深造归来，言谈之中尚知其对我国戏剧现状见解独到，理念新颖，艺术造诣颇为深厚，并对文学创作也情有独钟，是一位为人勤勉，锐于探索，对社会极富责任感的多面手作家。我虽为多栖作家，在以往的数十年中创作了长篇小说《四明传奇》、《东海传奇》、《山乡巨澜》；电影《神秘失踪的船》（北影）、《血祭》（长影）和戏曲《琥珀泪》、《桃花梦》、《孟姜女》及电视剧《虎口夺丁》、《修竹湖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但专为文友的作品论长道短尚属不多，原因是唯恐学识浅陋，误导了读者。

阅读徐松成先生每一篇小说，首先，总能感觉到有一股清新、向上的和畅之风伴随着细雨沁我心脾，它极具强烈的时代感和渗

透力。有的尽管属于历史题材范畴，但却被作者注入了现代意识与当代理念，显示出新的风采、神韵与生命力。徐松成先生紧紧把握住海明威关于“把人写活了就有了一切”的创作原理，将小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描写得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这无论是在《最后的鉴定》中那位致死不被金钱所惑，宁死恪守做人道德标准的郑古，还是在《铺路石》中为了人民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最后侦破交通大案的马海清，还是在《被爱心溶化了的冰棱》中以自己的死拯救失足落水而琅铛入狱的方福保的吴松青，及至在《矿洞生死情》中坚持原则，不给挚友王大海签发开矿许可证，最后为救朋友而牺牲的马晓军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令读者遐想联翩，见贤思齐。

其次，小说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人间的真情实感，既有父母之恩，手足之情，夫妻之爱，朋友之谊，亦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大彻大悟的精彩情节。如在《被爱心救活了的税源》中男主人公为挽救濒临绝境的女企业家爱娟的义举，让世人赞叹；如在《竹篮记》中女主人公云娟与李超初恋的悲欢离合，则令世人扼腕；如《白鲞娘》中儿子在法场上咬掉母亲奶头的千古怨恨，则使人心受到莫大的震撼；《梦灭》中女主人公以国家利益为重，揭露其男友妄图利用婚姻骗取巨款的无私精神，又令人拍案叫绝。

其三，作者不仅在塑造人物、渲染情感方面颇具匠心，同时在捕捉生活细节和景物描写方面也很出彩。如《白鲞娘》中有这样一段对景物的描写：“西北风又紧了起来，夹带着雪花一阵又一阵地从祠堂前吹过，吹落的枯叶在空中飞舞，乌鸦在空中盘旋，空旷的地面上只有一具待葬的尸体和望着苍天癫狂嚎叫的吴氏。远处传来‘咩……咩……’羔羊找母亲的哭叫声，声音由远到近，又像在天上，又像在地上，无时无刻地叫着……”这段描写虽是小说的结

尾,但给读者留下无穷的回味和联想。另外,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别具一格,如“鸩母嗑着瓜子面带笑容迎了上来,拿下手腕上的金镯用手绢在吴氏面前擦了起来。吴氏见金手镯呆视许久,没有任何反映,她知道这金手镯是多情的丈夫送给鸩母的,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今天又应验在儿子身上,这也许是报应。”作者善于捕捉常人不起眼的生活细节,以此来道明金玉的蜕化变质不是偶然的,从而也达到了小说主题不断深化,人物塑造渐臻佳境的理想效果。

法国文学家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徐松成先生在小说中抓住情感及细节,使读者受到深刻的心灵感染与启迪。当然这和作者花力气深入基层,贴近生活,反映老百姓的人与事,唤醒人们的法律意识,尊重人性回归,遵守道德规范和对人类、对自然之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愤懑是密不可分的。

众所周知,哈斯里特在他的《席间闲谈》一书中曾经说过,“唯一绝无瑕疵的作家就是从不写作的人。”文学艺术创作与其它学问一样,更是一项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徐松成先生知难而进,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令人钦佩。愿他笔耕不辍,继续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更多更好的作品,讴歌人民群众,反映伟大时代。

2004年7月12日

于宁波高塘人家“用静草堂”

目 录

序.....	戚天法	1
铺路石.....		1
被爱心救活的“税源”.....		32
最后的鉴定.....		43
古井那棵老槐树.....		48
白鲞娘.....		56
望远镜的故事.....		94
竹篮记.....		99
酒胆.....		136
矿洞生死情.....		142
杏花在三亚的故事.....		151
牛冤.....		158
火魔,挡不住爱情		162
梦灭.....		169
被爱心融化了的“冰棱”.....		175
兔儿和他的师傅康叔.....		189
静静的太极河.....		195
挑战.....		207
后记.....		211

铺路石

浦城县工行行长唐枫想自己开车由来已久，原因是自己开车方便，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受任何牵扯，一举一动不会尽收驾驶员的眼底。更何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想找点题外的乐趣也就更需要自己开车。于是他一有空就抓紧时间学开车。只是驾驶理论考试过不了关，迟迟拿不到驾驶执照，使他非常懊丧。今天是礼拜天，唐枫又催着驾驶员吴立平去 301 国道上练开车。

唐枫趁着酒兴开着快车好不自在，一阵阵快感袭上心头。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把车开得左右摆动，吓得吴立平连喊停车。车好不容易开到 301 国道青枫岭王家铁矿水果摊前停了下来。由于酒后口渴，唐枫跑到水果摊前买了两截甘蔗，两包香烟，分一份给吴立平，留一份给自己，唐枫坐在公路旁和吴立平边吃甘蔗边聊了起来。唐枫说：“立平，我的车开得不错吧？”立平说：“唐行长，你酒后开车我真害怕，弄不好要出人命的，还是等你拿到驾驶执照以后再开吧。”

“怕什么？出事情一切由我负责，交警队我有朋友，他们能给我面子，你放心。”“放心什么，交警队天天在这里查呢，要是查到了非把你抓进去不可。”摊主金桂兰边刨着甘蔗边说着。“你是什么人？在这里乱插嘴？”“你酒喝糊涂啦，我是什么人，你都不认识？上次你开车撞倒了我的水果摊你忘啦？真是贵人多忘事。”唐枫定神一看，正是自己曾开车撞倒过的水果摊的摊主，丢了甘蔗立马站了起来，钻进汽车，按响喇叭，招呼吴立平快走。吴立平一见唐枫又要开车，急忙跑过去想把唐枫拉下车来，可是唐枫说啥也不依，吴立平无奈只得跟着上了车。车一溜烟下了青枫岭。

唐枫开着车下了青枫岭以后，就遇着一辆装集装箱的大卡车，唐枫跟在后面很不耐烦，就加大油门想超车过去。正当超越时，有一老汉推着独轮车缓缓地向他走来，后面还跟着老汉的孙女。倏然，一阵旋风吹落了老汉头上的笠帽，笠帽随风飘动在公路上翻着筋斗，老汉停下车急忙追赶。唐枫见公路上有一老汉在追赶笠帽，慌忙刹车，谁知心慌意乱，醉眼朦胧，竟将油门错当刹车，一脚踏下去，车子反而跑得更快，老汉来不及躲避，被撞出一丈多远，跌落在路旁的乱石堆上昏死过去。唐枫、吴立平见车子撞倒了老汉，如雷击顶，木鸡似地楞在车上。是老汉的孙女玲玲的哭声将他们惊醒。吴立平下了车直奔村里打电话报告交警队。而唐枫下了车脱了手套去试探老汉的鼻息，发现老汉只剩一丝气息时，双脚一软坐在石头上再也爬不起来。他颤抖着手从衣袋

里拿出香烟狠狠地抽着，极力想镇定自己，思忖着怎样收拾眼前这惨不忍睹的场面。他听到远处的警报声，估计警车很快就要到来，他拍拍身上的灰尘，整整散乱的领带，从容地向警车来的方向走去。他没等交警队员李小六下车就主动地跑了过去，握着李小六的手痛惜地说：“真不幸，汽车和老汉相撞。”“你是驾驶员吗？”“不是，是工行行长唐枫，喏，这是我的名片。”“那驾驶员呢？”吴立平一旁回答“我就是。”“驾驶执照？”“在这里，给。”吴立平从衣袋里拿出驾驶执照机械地回答了李小六的问话。“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把车撞到老汉身上？你这车是怎么开的？喝过酒了吗？”“没有。”“那你说说是怎样撞倒老汉的？”“这……”“这什么？”李小六咄咄逼人地发问，吴立平说不出话来，他委屈地看了唐枫一眼，见唐枫双眉紧锁目光逼人，全然没有一点为自己开脱责任的可能，于是咬了咬牙把责任一股脑儿地往自己身上揽了过来。

吴立平虽是个开车的，但是在县工行里，也算得上是位眼里掺不了沙子的硬汉，却为什么在唐枫脚下成了软骨头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唐枫和吴立平是同乡。三年前，吴立平从部队回来一直在农村没有工作，是唐枫培养他当了驾驶员留在身边开车的。过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唐枫又把在工行当清洁工的表妹介绍给吴立平，并亲自为他俩办了婚事。最近，又把银行门前的小卖部承包给吴立平，桌面上说承包，实际承包基数压得很低，跟白送差不多。由于吴立平

在唐枫手中拿到旁人拿不到的实惠，因此，也就甘心情愿为唐枫背黑锅。唐枫见吴立平不吭声，就故意在李小六面前训斥吴立平：“立平，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忘啦？我要你遵守交通规则，要小心开车，你就不听，你看今天闯出大祸来了吧！这你叫我怎样收拾？唉！”“唐行长，如今再埋怨也没用，当务之急抢救老汉要紧，请把老汉的医疗费赶快送到医院去。”“你放心，我马上送去。”“那就请签字，”李小六把现场记录送到吴立平的面前，吴立平把目光移向唐枫，希望唐枫能在李小六面前为自己说上几句好话，可唐枫别过脸去装作没看见。吴立平见唐枫没反映，从李小六手中接过钢笔，在材料上签了字。吴立平被推上警车，警车一声尖叫，直奔县城而去。

二

舞厅内灯光暗淡，大有高深莫测的气氛。音乐优雅婉转，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珊珊的双手勾住了唐枫的脖子，唐枫的胖手紧紧地抱住珊珊的细腰，他们脸贴着脸，如胶似漆一刻也舍不得分开。说起唐枫和珊珊，实际上他们是老相识。唐枫在银行当信贷员的时候就认识了珊珊，珊珊那时才16岁，暑假在舞厅帮工。唐枫由于信贷业务的需要时常来舞厅和客户们洽谈。他着装整齐又善打扮，肯大把花钱，谈吐举止文雅，很受姑娘们的青睐。珊珊有一次在舞厅被流氓侮

辱，是唐枫打跑了流氓救了珊珊，珊珊从此视唐枫为英雄，结下不解之缘，还下了种子。因珊珊还是学生只怕被学校开除，只得在一家私人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后来这事被学校发现告诉了珊珊的父亲马海清，气得马海清七窍生烟，扬言要打断唐枫的狗腿。可是不管马海清怎样管束，唐枫和珊珊还是频频幽会。马海清束手无策，说了声女大不由娘，从此就不管女儿的婚事。

可是珊珊的母亲李姬却非常器重唐枫，她认定唐枫日后定会发迹，因为他脑子活络，办事很有手段，又善于交际。因此，她一再纵容珊珊和唐枫交朋友，有时发现珊珊和唐枫彼此间有越轨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干涉他们的自由。如今，唐枫当上了工行行长，李姬和珊珊将唐枫盯得更紧，只怕失去。唐枫毕竟是财神爷，是自己承包办厂的靠山，说要贷款只须他一句话，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到哪里去找呢？

今天李姬带着珊珊来到舞厅是为了和唐枫商量贷款的事情。因为，李姬办的“汽车配件厂”很不景气，工人们已经三个月没发到工资了，闹着要到李姬家吃饭，逼着李姬日夜不得安宁，真想跳楼上吊。另外，唐枫这次因车祸大难不死，县里许多企业家们为他洗尘压惊，作为李姬自然不例外。现在她正衣着得体，满面春风地坐在舞厅一侧，注视着唐枫的一举一动。心里暗暗地盘算着如何利用珊珊的魅力和丈夫在交警队的权力将贷款拿到手，以解工厂的燃眉之急。

舞厅的音乐节奏在加激，人们从慢四步跳到了探戈。唐枫和珊珊在旁人的喝彩下越跳越有精神。其实唐枫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无非是借跳舞显示一下自己的心态，告诉朋友和银行的同事，是吴立平开车出了事故，跟我唐枫并无关系，他还叫珊珊点歌唱了“好人一生平安”，以示自己是好人。自然，凭以前唐枫和吴立平的关系谁会说吴立平给唐枫背了黑锅呢？唐枫唱完歌和珊珊坐在李姬一起。李姬很快就把咖啡递了过去，唐枫没接，却趁机在珊珊的额上亲了一口。李姬放下咖啡，轻轻地“咳”了一声。唐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伯母近来忙吧？”“忙啊，忙得头昏眼花，恨不得要去上吊。”“有这么危险？”唐枫笑着问李姬。“我那个破厂打自承包以后就没好过，三天两头断餐，现在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工人闹着要到我家吃饭，你看急人不急人？”李姬抹一把眼泪诉起苦来。“那怎么办？”“该想的办法都想啦，还能怎么办？如今只得求你想办法救救这个厂了。”“前不久，我不是已给你们厂贷款了吗？”“才二十几万，不够花。只能买台机器，还是旧的。我想再贷款150万，你看怎么样？”李姬以期待的眼光看着唐枫，“难啊！”唐枫叹了口气，食指在烟头上弹了两下。“难什么呀？150万元还不是你行长一句话吗？怎么这样不爽气？”珊珊嗔怪地在唐枫的背上轻轻地打了一拳。“你以为这银行是我开的？150万元贷款要经过集体讨论。”“讨论是形式，现在单位里谁不是一把手说了算？别说贷款，就是要人也给。”说到此，珊珊有意地瞪了唐枫一

眼，唐枫顿时哈哈地笑了。“150 万元贷款你到底贷不贷呀？”珊珊又催促起来，“好，我回去跟他们商量商量，明天听我回话。”珊珊一听唐枫答应了，高兴得在唐枫额上吻了一下，又在糖果盒里拣了块糖，塞进了唐枫的嘴巴里。李姬一听唐枫答应商量商量；顿时来了精神，要和唐枫跳个舞。她想趁热打铁，再做做唐枫的工作，将贷款的事现在就马上敲定下来，省得夜长梦多。

李姬虽是半老徐娘，但舞姿非常娴熟。唐枫在她的带动下，心情又亢奋起来，惹得坐在凳子上的珊珊不住地眨巴眼睛。“唐枫，我承包的那个汽车配件厂业务是有的，只是原材料涨价，资金缺口较大，要是贷款到位，我们厂马上就会红火起来。你不要听我哭穷你就怕，这是我对财税部门说说的，实际上我也有意考验考验你呀，我未来的女婿。”“考验什么呀，自家人不帮，还帮谁？”“那你同意了？”“同意，不过……”，“不过什么？”“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要求你在珊珊爸爸面前说几句好话，将我们银行的驾驶员吴立平放出来。”“吴立平出了什么事？”“开车撞倒了老汉。”“死了没有？”“正在抢救，大概不会有生命危险。”“不死，就有办法，只是我家老头脾气犟不好说话，弄不好要碰钉子。”“你俩是夫妻，再不好说话也比我强，就像贷款一样，我要不是珊珊的朋友，我能掂着脚尖帮你忙吗？伯母你说呢？”“好，我去说说，反正人没撞死，吴立平多关一天少关一天没有什么大不了？要是我家老头不同意，我就一哭二闹三离婚，看他怎么办！”“好，

那我就代表银行职工和吴立平全家谢谢你，谢谢你。”“别谢啦，一家人谁谢谁呀？”“是呀，谁谢谁呀？伯母再跳一曲吧！”“不啦，你和珊珊跳吧，我要赶紧回去跟老头子商量呢。”李姬边说边拿起椅子上的外衣走出舞厅。……

唐枫目送着李姬走出舞厅以后，返身回来，刚想和珊珊跳舞，不想BP机的声音从腰间里冒了出来。唐枫拿起一看，急忙跑到服务台回电话：“喂，我是唐枫……怎么？被撞的老汉病情恶化，……要赶快组织抢救……好，我马上来。”说完，唐枫扔下电话，三步并作二步走出舞厅。他顾不得和珊珊打招呼，钻进小车即刻就走。

三

浦城县交警队办公室静得很，只听见时钟的摆动声。队长马海清坐在硬木椅子上认真地听取了李小六的汇报。他眉毛浓黑，目光炯炯，看神色就想把李小六说的每个字都要重新咀嚼一遍，他不断地往烟斗里装烟丝，又不断地从烟斗里磕出灰来。他放下烟斗喝了口茶问李小六：“说完啦？”“就这么一些。照片，材料都在这里，请队长审阅，”说完，李小六把材料轻轻地放在队长的办公桌上，正要走出门，被马海清喊住：“等等，把这封信拿去看看。”李小六接过马海清手上的信打开一看，眉头马上紧锁起来，激动地说：“这不可能。唐枫没有驾驶执照，他怎么能开车？他是银行行长无需开